

張舜徽著

史學三書平議



張舜徽著

史學三書平議

中華書局

史學三書平議  
張舜徽著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
四川新華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0 雜米 1/32·7<sup>1</sup>/4 印張·126 千字  
1983 年 2 月第 1 版 1983 年 2 月重印第 1 次印刷  
印數 00,001—13,000 冊  
統一書號：11018·1106 定價：0.82 元

引言

往余啟導及門讀史，先之以史通、通志總序、文史通義三書，謂必閑於前人評史之言，而後能考鏡原流，審辨高下。循序漸進，庶有以窺見治史門徑。諸生好學者，相從請質疑義，余一一答之，講習餘暇，間有疏記。凡三書中議論之精者，表而出之；其或疏舛，輒加考明；不護前人之短，期于求是而已。當時記諸書眉及行間上下皆滿，越歷多載，近始稍加芟治，錄爲一冊，顏曰史學三書平議，固未能探得前人深處也。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，張舜徽識

## 史通平議序

劉氏史通之成，迄於今千二百餘年矣。昔人以其詆訶前賢，語傷刻覈，而疑古、惑經諸篇，尤爲世所詬病。故其書始成，傳習者少，而譏脫亦甚。舊唐書柳璨傳稱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，譏駁經史過當，璨紀子玄之失，別爲十卷，號柳氏釋史，學者伏其優贍。可知劉氏是書，唐末已有起而駁之者矣。然造端宏偉，識議多精，雖不免小疵，固未足掩其大醇。故自唐以下，評彈之言迭起，終無有能奪其席者。余耽悅是書，治之三反。偶有所悟，輒錄於書之上下皆滿。嘗據唐以上舊史，以補苴其罅漏；亦間自抒所見，以論列其是非。苟遇劉氏起例發凡，實於後世史學有啟牖之功者，則亦表而出之，以志服贊之意焉。爰以暇日，理董簡端所記，刪汰繁冗，擇取其較可存者，次爲六卷，命曰史通平議。史通版本不一，茲據史通釋本。自惟愚鴻，於古人無能爲役。蠡測所及，未必有當萬一。聊述管窺，以備遺忘耳。世有達者，幸督教之。公元一九四八年歲在戊子二月張舜微記。



# 史通平議目次

## 卷一

### 內篇

六家第一	六
二體第二	七
載言第三	十
本紀第四	三
世家第五	五
列傳第六	六

### 表歷第七

書志第八	三
論贊第九	四

## 卷二

### 內篇

序例第十	四
題目第十一	四
斷限第十二	四
編次第十三	四
稱謂第十四	四
略	四
吾	四

## 卷二

### 內篇

採撰第十五	一
-------	---

載文第十六.....六

補注第十七.....六

因習第十八.....六

邑里第十九.....六

言語第二十.....七

浮詞第二十一.....九

敍事第二十二.....七

## 卷四

### 內篇

品藻第二十三.....六

直書第二十四.....六

曲筆第二十五.....八

鑒識第二十六.....八

探蹟第二十七.....八

摸擬第二十八.....八

書事第二十九.....八

人物第三十.....九

覈才第三十一.....九

序傳第三十二.....九

煩省第三十三.....九

雜述第三十四.....五

辨職第三十五.....六

自敍第三十六.....九

## 卷五

### 外篇

史官建置第一.....10

古今正史第一.....10

# 卷六

## 外篇

雜說上第七	一三
雜說中第八	一四
疑古第三	一四
惑經第四	一七
申左第五	一九
點煩第六	一〇
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	二九
漢書五行志雜駁第十一	三四
暗惑第十二	三四〇
忤時第十三	三四一

# 史通平議卷一

## 內篇

### 六家第一

自古帝王編述文籍，外篇言之備矣。古往今來，質文遞變。諸史之作，不恆厥體。榷而爲論，其流有六：一曰尚書家；二曰春秋家；三曰左傳家；四曰國語家；五曰史記家；六曰漢書家。

舜徵案：自古記事之書，與立言者殊科。立言之書，宗旨各異，自爲畛域。本有不同，靡由強合。故談遷論列諸子，分舉六家：劉、班、甄、敍六藝，析爲九種。所以別同異、明指歸也。至於記事之書，古今聯續，變革因循，敍述不能無沿襲，體例則但有增損。自太史公書出，而史法乃備。觀其敍述舊事，上采詩、書、國語、左傳、世本、戰國策、楚漢春秋之類。及班氏撰漢書，凡漢武以前之事，悉本史記，此皆沿襲之說也。至于列傳之中，班氏多錄論政、論學之文，諸志之內，復創立刑法、五行、地理、藝文諸目，此又增損之義也。推之他史，悉可反隅。若夫尚書、春秋，相互爲用。左傳、國語，同出一手。古人本未區分，何必強立門戶。知幾釐爲六家，徒以繭自縛耳。雖然，書與春秋，自來列諸

六藝，視爲垂世立教之書。昔人縱亦目爲史之大原，抑未有取與史、漢、並論者。下儕漢人諸作，等量齊觀，則自知幾始。俾學者不囿於經史之分部，而有以窺見著作之本，推廓治史之規。劉氏之功，又不可泯矣。

尚書家者，其先出於太古。易曰：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」故知書之所起遠矣。至孔子觀書於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刪其善者，定爲尚書百篇。孔安國曰：「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尚書。」尚書璇璣鈐曰：「尚者，上也，上天垂文象、布節度、如天行也。」王肅曰：「上所言，下爲史所書，故曰尚書也。」

舜徵案：此處據尚書僞孔序、及諸家說，以釋尚書得名之故，而其實皆非也。古者記事之冊，但謂之書。許慎所云：「著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如也。」蓋簡策所錄，皆得命之曰書。昔人溯其本原，而必傅會河圖洛書之說，固已誤矣。且尚書之名，所起尤晚。考之周秦故書雅記，凡有稱引，直云「書曰」，若配代爲言，則云「夏書」、「商書」、「周書」，若墨子明鬼篇所引皆如此。無有稱「尚書」者。太史公自序云：「余聞之先人曰：『堯舜之盛，尚書載之。』」尚書連言，蓋以此爲最溯。僞孔序云：「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尚書。」孔穎達正義曰：「此文繼在伏生之下，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。」據此，可知是名定於漢人，亦惟漢人始用是名，固明甚。論衡正說篇曰：「尚書者，以爲上古帝王之書，或以爲上所爲，下所書。」則其說又在王肅之前矣，不解知幾何以忽之。

蓋書之所主，本於號令。所以宣王道之正義，發詁言於臣下，故其所載，皆典、謨、訓、誥。

誓、命之文。至如堯、舜、二典，直序人事；禹貢一篇，唯言地理；洪範總述災祥；顧命都陳喪禮；茲亦爲例不純者也。

舜徵案：漢書藝文志曰：「書者，古之號令。」自來學者，泥於是言，咸以尚書爲記言之書，知幾尤兢兢於斯義。古初著述，所包甚廣，而必衡之以狹，其用甚圓，而必說之以方。宜其於二典、禹貢、洪範、顧命諸篇之專詳人事、地理、災祥、喪禮者，無以處之，而轉責其爲例不純也。余病其強分畛域，無異於以繭自縛，可見於此矣。

又有周書者，與尚書相類，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，凡爲七十一章。上自文、武，下終靈、景。甚有明允篤誠，典雅高義。時亦有淺末恒說，淳穢相參，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職方之言，與周官無異；時訓之說，比月令多同；斯百王之正書，五經之別錄者也。

舜徵案：漢書藝文志、六藝略、尚書家著錄周書七十一篇。注云：「周史記。」顏師古注、引劉向云：「周時誥、誓、號令也。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。」又蕭何傳引周書曰：「天予不取，反受其咎。」顏注云：「周書者，本與尚書同類，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。劉向所奏，有七十一篇。」據此，可知西京校書之時，固視周書與尚書並重。顧自漢以降，學者已苦尚書難讀，更無人理此艱澀之編。隋志列之史部雜史類，學者益輕忽其書。知幾獨推尊及之，實有發潛闡幽之功。自宋以來，誦習者衆，皆劉氏表章之力也。此作七十一章者，篇與章古人通用。猶之急就篇，亦稱急就章耳。

自宗周既殞，書體遂廢。迄乎漢、魏，無能繼者。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，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、昭法式，至於人理常事，不足備列。乃刪漢、魏諸史，取其美詞典言，足爲龜鏡者，定以篇第，纂成一家。由是有漢尚書、後漢尚書、漢魏尚書，凡爲二十六卷。

舜徵案：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，但著錄魏尚書八卷，云：「孔衍撰。梁十卷，成。」而兩唐志著錄漢尚書十卷、後漢尚書六卷、後魏尚書十四卷。後魏之「後」字，自是衍文。書名、卷數，皆與史通有出入。章宗源謂：「隋志云：『魏尚書，梁十卷。』合兩漢十六卷，與史通二十六卷正符。唐志十四卷，四字誤增。」此彌縫之說也。舜徵竊疑孔衍所綴緝者，乃漢、魏舊事。蓋欲釐析記事、記言，爲二編，隋志古史類、有孔氏漢魏春秋九卷，實與漢魏尚書相表裏。意其所纂漢、魏諸史中美詞、典言、以成一家者，其大題但爲漢魏尚書。析言之，始有漢尚書、後漢尚書、魏尚書諸目。其書既上擬尚書而作，尚書卽統虞、夏、商、周爲一編，漢魏尚書，亦同斯例，本不必斷代爲書也。隋志僅著錄魏尚書八卷，而注曰：「梁十卷，成。」豈孔氏綴緝之初，以魏世於己爲近，得先撰成，而兩漢但有目無書，故隋志不著錄耶？魏尚書雖已撰成，不久旋廢。故知幾於下文總之曰：「所撰漢魏等書，不行於代也。」其書既不行於代，知幾自未寓目，況唐以下人乎！則史通與唐志所言，傳聞異辭，不足怪也。唐初諸儒修隋志，但著錄已成者魏尚書八卷，猶不失審慎之意。

若乃帝王無紀，公卿缺傳；則年月失序，爵里難詳。斯並昔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隋書，雖欲祖述商、周、憲、章、虞、夏，觀其所述，乃似孔子家語、臨川世說，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。

也。故其書受嗤當代，良有以焉。

舜徵案：王劭，字君懋，爲王慧龍五世孫。北史王慧龍傳附載劭行事。而後論有云：「劭爰自幼童，迄於白首，好學不倦，究極羣書。縉紳洽聞之士，無不推其博物。雅好著述，久在史官。既撰齊書，兼修隋典。好詭怪之說，尚委曲之談。文詞鄙穢，體統煩雜。直愧南董，才無遷固。徒煩翰墨，不足觀采。」據此，可知其書受嗤當代，殆非偶然。知幾所言，蓋公論矣。大抵上世制作，本無成法。後人每求之一端，而昧其全體。乃至浣襲其名，而遠離其質。修史者，動輒以尚書、春秋爲題，最是惡道。本書題目篇云：「孫盛有魏氏春秋，孔衍有漢魏尚書，此皆好奇厭俗，習舊捐新，雖得稽古之宜，未達從時之義。」知幾斯論，至爲通覈。王劭所造隋書，實亦上效虞、夏、商、周、諸書之名，而撰述不足以副之，宜其見譏於世也。

斯則「春秋」之目，事匪一家。至於隱沒無聞者，不可勝載。

舜徵案：古史以記事之書爲最早。記事者，必表年以首事。年有四時，則錯舉以爲所記之名。故上世記事之書，皆通名之曰春秋。墨子明鬼下篇，已引周春秋，言宣王、杜伯事；又引燕春秋、宋春秋、齊春秋，皆言春秋時事。可知周時列國皆有春秋，魯史特其二耳。

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，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言春以包夏，舉秋以兼冬；年有四時，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。苟如是，則晏子、虞卿、呂氏、陸賈，其書篇第，本無年月，而亦謂之春秋，蓋有異於此者也。

**舜徵案：**上世墳籍，以「春秋」標題者，蓋有二體：有論治亂存亡之理者，有記治亂存亡之事者。若韓非子備內篇引桃左春秋曰：「人主之疾死者，不能處半。」此論理之春秋也。孔子曰：「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。」於是但記事實，不雜議論之春秋，乃成定體。他若晏子春秋、虞氏春秋、呂氏春秋之類，皆摘取史實，參以議論，以明致治之要，故仍得以「春秋」名書。呂氏春秋序意篇曰：「凡十二紀者，所以紀治亂存亡也。」此一語也，實綜括上世春秋二體而統言之矣。至於陸賈之楚漢春秋，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、文、問事。見史記集解序索隱。猶爲記事之春秋，名實相符，未爲大失。正不必逐年依次書事，如魯史之體製，然後謂之春秋也。

**左傳家者**，其先出於左邱明。孔子既著春秋，而邱明受經作傳。蓋傳者、轉也，轉受經旨，以授後人。或曰：傳者、傳也，所以傳示來世。案孔安國注尚書，亦謂之傳。斯則「傳」者，亦訓釋之義乎？觀左傳之釋經也，言見經文，而事詳傳內。或傳無而經有，或經闕而傳存。其言簡而要，其事詳而博。信聖人之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

**舜徵案：**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：「孔子明王道，于七十餘君莫能用。故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，輿於魯，而次春秋。上記隱，下至哀之獲麟。約其辭文，去其煩重，以制義法。王道備，人事浹。七十子之徒，口受其傳指，爲有所刺譏褒貶挹損之文辭，不可以書見也。魯君子左丘明，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。故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左氏春秋。」據此，可知漢初儒者，但名是書爲左氏春秋。明其爲一家之書，而未嘗言其有傳經之用。漢書楚元王傳曰：「初，左氏傳多古字古言，學者

傳訓詁而已。及歆治左氏，引傳文以解經，轉相發明，由是章句義理備焉。然則左氏解經之語，多出於劉歆所增附，亦明甚。知幾謂：「丘明受經作傳」，實沿漢書藝文志及杜預春秋集解序之遺說。然而又曰：「或傳無而經有，或經闕而傳存。」有此二語，殊亦無以自解。蓋傳無經有，猶可諉之曰，闕所不知。若經闕傳存，非各自爲書之明證乎？知幾既列左氏爲六家之一，目爲古史，自足增重，正不必拘泥於傳經之說也。朱子語類卷八十三云：「以三傳言之，左氏是史學；公、穀是經學。」真名言也！

當漢代史書，以遷、固、爲主。而紀、傳互出，表、志相重。於文爲煩，頗難周覽。至孝獻帝，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，依左傳，著漢紀三十篇。

舜微案：馬、班二史，雖紀、傳互出，表、志相重，而詳略不同，取舍復異。相資爲用，其來已久，故二書得並行不廢。而荀悅漢紀，實專刪漢書而成，本無涉於史記。如知幾所言，首以遷固並舉，則荀紀似爲改編史漢二書而作矣。若謂知幾此處所云，紀傳互出，表志相重者，乃謂一編之中，敘述史實，紀與傳既多互見，表與志難免複重，仍專爲漢書而發。則此文上句，不合以遷固並提，使語意淆混不清也。全書中此類甚多，殊嫌輕率。

自是每代國史，皆有斯作。起自後漢，至於高齊。如張璠、孫盛、干寶、徐賈、裴子野、吳均、何之元、王劭等，其所著書，或謂之春秋，或謂之紀，或謂之略，或謂之典，或謂之志。雖名各異，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。

舜徵案：隋書經籍志史部古史類，皆著錄編年之史，共三十四部、六百六十六卷。自紀年十二卷、漢紀三十卷外，餘皆後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六代之書，可謂多矣。而知幾僅稱此數家之書者，蓋略舉以示例，而非以優劣為去取也。即如作後漢紀者，尚有袁宏書三十卷。此處雖未列其姓字，而正史篇乃云：「晉東陽太守袁宏，鈔據漢氏後書，依荀悅體，著後漢紀三十篇。」世言漢中興史者，唯袁、范二家而已。」知其於袁紀，亦甚推重。此處舉張璠而遺袁氏，殆非有軒輊於其間也。

當漢氏失馭，英雄角力。司馬彪又錄其行事，因爲九州春秋。州爲一篇，合爲九卷。尋其體統，亦近代之國語也。

舜徵案：國語之爲書，與左傳相表裏，故古人稱內外傳。左傳以事爲主，多敍記之文，偶載言論，多爲事而發。國語以言爲主，多論議之文，偶載事實，亦多與語相聯。以其所重在語，別國分載，故稱國語。論其體製，則十五國風，實其初祖；而後世總集，乃其苗裔也。戰國策雖爲縱橫家言，而所重在國語，與國語義例爲近，故昔人恒取以並論。至於司馬彪九州春秋，專紀漢末州郡之亂，州各爲篇，實敍事之作，與國語體製原殊。浦起龍乃謂其書爲本家的派，豈其然乎？

史記家者，其先出於司馬遷。自五經問行，百家競列，事跡錯糅，前後乖舛。至遷乃鳩集國史，採訪家人，上起黃帝，下窮漢武。紀、傳以統君臣；書、表以譜年爵；合百三十卷。因魯史舊名，目之曰史記。

舜徵案：司馬遷所著之書，太史公自序但云：「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。」報任安書亦但云：